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廣博物志卷二十八

明 董斯張 撰

藝苑三

圖籍

釋道經典附

仲秋甲戌東遊次雀梁蠹書於羽陵

穆天子傳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憑憑曰事者應變而動書者言之  
所出智不藉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

淮南子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

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唯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行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孔叢子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于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

難吾安敢廢此

子墨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

廣內秘室之府

劉歆  
七畧

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  
征記皇天塲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國魏秘書郎鄭  
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  
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  
記舊事皇覽部襍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

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紺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晉魏之士見管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子每觀輅書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後好奇者盜輅書惟携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

管輅別傳

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文籍靡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薄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設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皇甫謐常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晉書

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

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  
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  
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  
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  
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  
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  
則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



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

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  
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  
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  
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譔其名故梁  
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  
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  
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

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梁武敦說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虞願有書四篋

南史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禍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北史

王筠幼便警悟及長清淨好學沈約每見其所著輒嗟  
咨吟咏以為不逮嘗語筠曰昔蔡中郎一見王仲宣稱  
為王公孫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  
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痿暮

復逢于君

南史

柳津字元舉性強直乏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

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也

梁書

後魏始都燕代南畧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

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于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北史魏甄琛假書于許赤彪聞見日富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劬思誤書何由便得劬曰若思不能得便

不勞讀書

北史

慧約靜居閒室忽有野媼齎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于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疎尚在

高僧傳

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舉棄孔子憲章祖述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先王墳典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

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  
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于  
斯為盛及王莽之末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  
嗣興尤重經術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席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  
于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已為帷囊所  
取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  
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

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  
荀勗定魏內經史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墮此則  
書之四厄也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  
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  
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  
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攻破梁室經籍雖從兵火其文  
德殿內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  
師平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

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戎軍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襍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古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集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若猥發明詔兼



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內詔獻書一卷  
齋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乃總加編次召天下工  
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顥等于秘書內補續殘缺為  
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二萬  
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分為三品于東都觀文殿東  
西廂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隋書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為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  
為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厨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

以金玉春夏鋪九龍象簞秋設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  
須彌壇帝幸書堂或觀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為閃電

窻玲瓏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之妙金鋪玉題綺井華  
棖暉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户户垂錦幔上有二飛仙  
當戶地口施機輦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輦前行  
去戶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閣扇即開  
書厨亦啟若自然皆一機之力輦駕出垂閉復常諸房

入戶式樣如一大業

拾遺

煬帝藏書上品紅琉璃軸中紺琉璃軸下漆軸

陽玠娶博陵崔吏部女崔家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盡盜曾不

知覺崔遽令檢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談數

黃妳言書卷怡神如妳媼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人因呼書卷為黃妳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

生

致虛閣雜俎  
以下釋道經典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  
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  
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  
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  
鬼有願行力皆生于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羣生  
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  
或一十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  
帝大悅至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百

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試優劣敕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于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壇奠食百神置于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遶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辯真偽便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

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剃髮爾時外道褚善信等于時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覆日映衆摩騰禪師涌身高飛神化自在于時天雨寶華得未曾有

法苑珠林

前漢哀帝元壽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也

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

籍往見有佛經及看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太史創撰  
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檢實錄一百四十六人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據此而明秦周已前早有佛  
法流行震旦何以取知今案所列也故佛傳云佛滅度  
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收佛  
靈骨役使鬼神起八萬四千塔具如下述此九州之地  
並有遺塔云是育王所造此塔即當此周敬王二十六  
年丁未之歲故塔興焉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二十四

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見隱又檢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秦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持佛經來化始皇弗從遂囚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准此而言則知秦漢已前有佛法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般若經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仙人說法又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是也其下有三



十六國先來奉漢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文殊來化仙人即斯地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證矣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為凝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拍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已滿五紙投着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

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僂小兒即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

晉沙門安慧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禱願天神降藥以愈萬

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  
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  
細書黃縑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  
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母胡氏供養胡  
氏過江齎經自隨後為火災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  
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

釋師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釋知  
魔所為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釋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

並上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操篤信大法手寫首楞嚴經嘗在都白馬寺為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

冥祥記

南齊釋弘明會稽山陰人也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越山陰之雲門寺誦法華經深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

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為給使也每明

坐禪虎常伏於室內

法苑珠林

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以苦行致目為蜀三賢寺主誦法  
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求蹲前聽部訖乃去  
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

晉沙門士行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  
修心直詣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  
句闕畧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  
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士行求方等  
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士行曰

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  
乃焚柴灌油烟炎方盛士行捧經涕泣稽顙誓曰若果  
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為證明于是投經火  
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煨燼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  
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齎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  
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  
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

宋羅璵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

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關  
門惶懼屬續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  
不于此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頃如寤如夢見佛于牕  
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即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  
亦聞香氣璵從妹既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郎費愔之  
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于是大興信悟虔戒  
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法顯至中天竺于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



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襍阿毗曇心線經  
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胡語胡書方躬自書寫于  
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  
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于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  
團絹扇供養不覺淒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  
襍二舍及襍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  
還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哀婉折

衷獨步齊初無人如之嘗在新亭劉紹宅齊辯初夜讀  
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堦前及辯度一卷一時飛  
去由是聲振天下

釋曇憑姓楊犍為南安人少游京師學轉讚止白馬寺  
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于是專精規矩  
更加研尋晚遂出郡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  
後還蜀止龍淵寺已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  
吐輒象馬悲鳴因製造銅鐘于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

蜀有銅鐘始于此也

上並

宋沙門慧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為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而直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敝和乃以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答對謬畧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但恒誦念觀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

揮刃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

業

冥祥記 諸誦經報應載太平  
廣記甚夥畧舉一條餘不更錄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  
九年師死罷道嫁為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六七歲  
家甚貧無以為衣通為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  
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  
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  
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上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  
潔有戒行誦法華經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  
之聲嘗于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  
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

普安樂習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烟  
霞不接浮俗末有人于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  
結庵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  
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

逆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

高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于豫章胡翼山登峯十所里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于時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屨年可八九十面已皺歛鬚長五六寸髭半于髻耳過于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唇色甚赤語響

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着布帔下緒有泥洹  
僧手提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即奉持望禮三拜語規可  
以此經與建安王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  
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  
然不覩規開示卷內題名為慧印三昧經見梁朝僧祐  
律師弘明集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銜草  
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將終  
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銜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

臧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手各舒一指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始發聲此靈唇舌一



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

梁高僧傳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閹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恩敕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不滿

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

見侯君素旌異記述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瑣思輕加斟酌

嚴驚覺失措悉燒除之

齊太原釋慧寶誦經得二百卷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迺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為有俗氣寶即具述說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

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為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  
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  
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條然即度報曰汝是有  
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于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  
為異人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  
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  
去處

梁高僧傳

後周武滅法于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

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于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徨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垆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晴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經圓王比見重牆上有黃書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畧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筭

法苑珠林

齊鄴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也善解羣書時  
稱府庫常有膠州刺史杜弼于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  
華嚴六地忽有一雁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  
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于此寺  
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于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  
號一鶚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有  
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為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

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視乃是大品經  
之十三卷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祈  
誠寤寐願得嘉徵乃於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駿  
尾拂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講論寤後惟曰  
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抵事可觀耳  
雖感此瑞猶恐不合理更持經疏於陳州治仁壽寺舍  
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

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  
通夜呈祥道俗稱慶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步至一邑愕然  
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因  
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  
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  
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  
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

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令左右鑿壁果  
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  
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武曰庭前槐樹吾欲  
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穴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  
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

並上

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  
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為婦逼  
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完具得生



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常遣一人隨時看  
送其人後時于園泉中得一果柰色香甚美持與門監  
展轉奉王王食此柰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  
于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柰何為不送園監  
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柰園監啟  
王此柰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  
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為人問  
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盤盛柰與之遣持

奉王并謄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為  
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為人王吾戒不  
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為吾覓  
八關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  
監奉柰具說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  
難得王勅一臣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  
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  
其父語言吾堂柱今日忽放光明試破之看必有異事

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及于龍重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

賢愚經

一天皇內宇二地皇內記三人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

然成文鳥迹之始也

洞神記

真誥曰

八會文章之祖也一皇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

雲篆之迹是矣太微黃書云靈書八會字無正形

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皇所授玄玉為簡青

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為簡白玉為文

三皇經

洞神經有三皇玉券一曰金契三皇經云自然之文皆綴以金鈎置以玉案覆以珠巾

道經有三皇內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才仙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元陽子

經玄母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抃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  
子經容成經十三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  
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  
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經守形圖坐七圖觀卧引  
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肉芝圖石芝圖火塊  
襍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  
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  
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

更生經四鈐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

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臺

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

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雁經三十六水經白

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

神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一作帛子變化經移災經壓

禍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經神光一作仙

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

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厨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

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閼記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

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

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

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

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侯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

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綱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

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子五行要貞經小

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  
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厚都經玄元經日  
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  
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  
方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大白囊中要  
五卷入瘟氣疫病太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嶽丞太山  
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宮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  
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



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移  
門子記鬼丘法立亡術鍊形記五卷却公道要冉里先  
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  
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  
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  
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  
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  
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干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

符天水神符四十九頁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  
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子七  
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居龍虎三囊辟兵符包  
元符沈義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  
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  
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壓怪符  
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  
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

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

抱朴

子

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抄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

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  
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  
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  
數十曲折難識少詣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  
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  
馳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草  
似胡有食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  
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

隱微畧同過此不足論也

上

金書玉籙乃琅蚪瓊文也

飛行羽經

太常靈神都官中有金房度命迴年之訣皆鑄金為簡

刻白銀之編紫筆書文也

度命經

西華宮有琅簡並書當為真人者乃得此文

八素經

東旃青華小童治於青宮內其東殿架上者寶經三百

卷玉訣九千篇主學仙簿錄應為真人者授之玉晨監

仙侍郎典之

洞真經

楊君許長史共書洞房經於小碧牋紙又曰篆書白麻

紙登真  
隱訣

閔風玉臺總司學道仙籍大洞  
經

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為太初之師口吐開天經  
一部四十八萬卷一卷有四十八萬字一字辟方一百  
里以教太初太始之時老君下為師口吐太始經一部  
九宮之時老君下為師口吐乾坤經一部元皇之時老  
君下為師口吐元皇經一部伏羲之時老君下為師號

曰無化子一名鬱華子教示伏羲推舊法演陰陽正八  
方定八卦作元陽經以教伏羲女媧沒而有神農神農  
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大成子作大微經教神農神農  
沒後而有燧人燧人之時老君下為師教示燧人燧人  
沒後而有祝融祝融之時老君下為師號廣壽子三皇之後  
而有軒轅黃帝黃帝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力牧子消  
息陰陽作道戒經道康經黃帝之後次有少昊少昊之  
時老君下為師號曰隨應子作玄藏經顓頊之時老君

下為師號曰元陽子作微言經帝堯之時老君下為師  
號曰務成子作政事經帝舜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尹  
壽子作太清經夏禹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直寧子作  
德誠經周初時老君下為師號郭叔子作赤精經

道有八素真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有九真中經老君  
之祕言也在世有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有除六天  
之文三天正法在世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有三元布  
經道真之圖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有黃書赤界長生



之要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有  
玉清真訣三元素語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在世有丹  
景道精隱地八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有紫度炎光  
夜照神燭有飛步七元天網之經在世有七變神法七  
轉之經有大洞真經三十九篇在世有大丹隱書八稟  
十訣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有  
九赤斑符封山墜海有五行秘符呼魂召魄有曲素決  
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有三皇

內文以名天地神靈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有神虎之

符以威六天

真誥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章玄炎颺  
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于  
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真誥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  
寫之紙也

上

紫蘭臺瓊文紫字在其中

本行經

開雲鳳之蘊紫錦之囊出紫書真訣玉篇

金根經

瓊文藻笈琳篆琅函皆道書也

太陽六戊之書

仙書也

梁簡文昇仙歌云丹繒碧琳字綠玉黃金篇

太素三元宮有雲瓊九變虎書

圖籍有丹臺經玉胎經鳳網經

酉陽雜俎

元始天王于明霞之觀大霄雲戶以上真玉檢下授三

天玉童

三元經

太極左真人曲素訣辭一名九天鳳氣玄丘大真書太  
上授太極左真人真人傳東海方諸宮青童太君使傳

道士宿有名應神仙真人者佩之

金闕靈書

中黃之書皆白帝君所藏於瑤臺說丹藥秘法非有真  
錄不得其道也

上清列紀

八素之經是聖經以白素之繒八色之彩筆自書者也

登真隱訣

龜母按筆玉童結編名之曰靈書紫文上經

後聖列紀

玄羽玉郎以玄羽玉經授太素三元高上玉賢之賓

玉清

隱書

晨燈之臺飛天檢之文在其中明照九天之上

三元玉檢

有洞天陽臺玉珮金璫經在其內

金簡玉字

太上玄一真人曰吾昔受無極太上大道經無上八門

經道成位加真人此文與元始同生包含天地億劫長

存自非仙籙不敢妄傳

法輪經

龍景九文紫鳳赤書經舊文藏在太上六合紫房之內

天人侍衛其經

太上經

玄靈臺五老寶經藏其內

洞真經

白簡度品青籙定仙

空洞靈章經

發九天之珠匱望上清之瓊劄玄書既刻於玉章絳名

始列於靈闕

消魔經

青宮有寶經玉訣應有真人者授之

大有經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三篇皆仙術也

抱朴子

靈寶天書封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西華玉女金晨紫

童典衛之

馬明生  
內傳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室而石之中得紫文金  
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以問仲尼曰吳王間居有赤  
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  
乃靈寶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  
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抱朴  
子

禹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於臨洮得綠  
字於濁水

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

夏禹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縉封以金英之函檢

以元都之印

道學傳

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  
今安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會稽之山下其坎深千丈廣  
千丈鎮以盤石致難得也禹北見六子問海口所出禹  
乃決江口鳴角會稽龍神為見匱玉浮禹乃開而視之  
中有天下經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飛上天禹不



能得也其四卷復下陂池禹不能極也禹得中四卷開

而視之

黃帝玄女占法

王母付茅盈玉珮金璫之道太極玄真之經能之者皆

飛行大壚

茅盈傳

西王母以上皇元年七月於南浮洞室下教以授清虛真人王君傳於夏禹禹封文于南浮洞室石碣之中碣亦有作此碩者故五符云九天靈書猶封於石碩是也今檢諸字類無此碩字也玉訣下雲五老真之封題玉

礪亦其例也孔靈符會稽記云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為石簣壁立于雲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齊于此山發石簣得金簡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也

三洞珠囊

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

漢武內傳

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雲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几

封以白玉函珊瑚為牀紫錦為帳安著栢梁臺上上

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真官也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州真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此書尤重于嶽

形圖矣

東方朔  
十洲記

陰長生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樞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一封縑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世世

有所傳付

太平廣記

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  
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于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  
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峰濟  
弱流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于闕下子登  
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  
王君詣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  
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茵之脆求精朔之期王母愍其勤

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躔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漑月咀日出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

集仙錄

茅君之師總真王君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於句曲之山以宴茅君焉時茅中君名固小君名衷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授錫命紫素之榮固為定錄君衷為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

之高尊統領千萬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  
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金  
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經金丹景道精道經  
隱仙人術經太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勅  
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珮金璫經  
太霄隱書經洞飛內景二書授傳二君

王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入華山中九年一日夜半  
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仰而望之見

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三素雲輦手把虎符朱鉞  
啟途握節執旄曲展傾蔭錦旗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  
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未該  
真要誠可愍也勤企長生實為至矣君叩頭自搏曰褒  
以肉人愚頑庸賤少好生道莫知隱訣真人曰夫學道  
無師無緣自解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司主試校學者領  
舉正直爾名編青虛位登小有必當掌括寶籍為天王  
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上業道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

感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君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柴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山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樓觀瓊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仙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桂宮見丈人着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大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乎學道遭逢良師將得之矣西城真人笑



因命君拜拜畢使坐北向丈人乃設厨膳呼吸立具靈  
散千種丹醴湛溢燔烟震擅飛節玄香陳鈞天之大樂  
擊金璆於七芒崆峒啟音徹朗天丘於是龍騰雲崖飛  
鳳鳴嘯山阜洪鯨湧波淩濤雲起太虛風生廣遼靈歌  
九真雅吟空寥玉華作唱西飛折腰爾乃衆仙輝袂萬  
神遷延羽童拊節慶雲纏綿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  
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仙道君  
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視此子心眸澄邈神停形凝

圓晨丕煥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于  
是命侍女范運華趙峻珠王抱壹等發瓊笈披綠韞出  
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授君又以雲碧陽水晨  
飛丹腴二升賜君君拜服此真人遂將君還西城九年  
道成給飛颿之車東行渡啟明滄海登廣桑山入始暉  
庭謁大帝君大帝授龍景九文紫鳳赤書上清神圖八  
道玉籙次南行渡渤海登長離山詣南極紫元夫人華  
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琅水霜次西行渡庾丘巨海

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詣紫蓋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  
玉道綠字迴曜太真隱書次北遊渡彫柔玄海濟飲龍  
上河匏瓜津登廣夜山詣高上虛皇太道玉君會其出  
遊駕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鬱藹黃素之雲勃蔚八景  
之曜飛真萬億不可稱數君再拜道側乃詣上清玉晨  
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寶洞飛霄絕玄金章及  
賜太極隱書龍明寶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又退登  
閭風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形遁變流景玉

經乃越鬱絕濟弱河西詣龜臺謁九靈太真上清夫人  
退更清齋三月受生華寶曜瓊文琅書靈暉上錄七晨  
素經退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靈山山周迴  
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即太素三元上  
道君所治焉君稽首再拜詣瓊闕之下太素三元上道  
君乃命繡衣使者西林藻授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鈴豁  
落十元八景飛靈又使清真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  
使飛姬齋神策玉璽授君以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

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主領上清玉章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文六合秘籍山海妙經悉主之

真仙通鑑

青帝君授紫微始青道經一卷

蒼帝君授蒼元上籙北斗真經中命四旋經四卷

白帝君授太素玉籙寶玄經三卷

赤帝君授龍胎太和丹經二卷

黃帝君授四氣上樞大元黃書八卷

青帝君授通光陽霞之符

蒼帝君授鬱真籙鳳之符

白帝君授皓靈扶希之符

赤帝君授四明朱碧之符

黃帝君授中元八維玉門之符

谷希子青帝君授青精日水青華芝東到青丘受服上  
皇錄司命君於太山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鬱儀文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結璘文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隱書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上清三元君授玉璽金真在太素宮金闕下授

四真人授神虎符流金火鈴在太極宮授

日中五帝君授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青精日精雲碧玄

腴

日中五帝夫人授流星夜光章十明之符黃琬紫津之

粘月華雲膏

右裴君所受衆書  
符之目 真誥

紫陽真人周義山巡行名山尋索仙人聞蒙山樂先生

能讀龍蹻經遂往尋之遇衍門子於是授龍蹻經及三  
皇內文登王屋山遇趙陀子授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秘  
符又遇黃先生受黃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  
四十四訣登磻冢山遇上衛君受太素傳左乙混沌東  
蒙之錄右庾素文攝殺之律登嵩高山遇中央黃老君  
教以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西登白空山過沙野帛先  
生授太清上經登峨眉山入空洞金府遇寧先生授大  
丹隱書八稟十訣登岷山遇陰先生授九赤斑符登岐



山遇臧延甫授憂樂曲素訣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

關三圖登牛首山遇張子房授太清真經登九嶷山遇

李伯陽授李氏幽經登鍾山遇高丘子授金丹方二十

七首登鶴鳴山遇陽安君授金液丹經九鼎神丹登猛

山遇青精先生授黃素傳登陸渾山潛入伊水同室遇

李子甘授隱地八術登戎山遇趙伯玄授二九素女術

登陽洛山遇幼陽君授青要紫書登霍山遇司命君授

經命青圖上皇民籍登鳥鼠山遇墨翟子授紫度炎光

內視圖中經登曜名山遇大帝候夜神童授金根之經  
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授石精金光藏景化形登大庭  
山遇劉子先授七變神法登都廣建木遇谷希子授黃  
氣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要登桐栢山遇王喬授  
素奏丹符登大華山遇南嶽赤松子授上元真書登太  
冥山九老仙都君授黃水月華四真法登合黎山遇皇  
人授八素真經太上隱書登景山遇黃臺萬畢先生授  
九真中經登玄壠羽山遇玉童九氣丈人授白羽紫蓋

服黃水月華法到桑木登扶廣山遇真青小童君授金

書秘字南行朱天登丹陵山遇龔仲陽授仙忌真記

仙鑑

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

紫微夫人授此書也

真誥

戴公拍腹有十數卷書是太微黃書耳此人即謝允之師也

昔周君兄弟三人並少而好道在於常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

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喜悲自搏就之請道公乃出  
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讀之庵有一白鹿  
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還周君多  
其第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視之  
周君不應周君誦之萬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  
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  
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

南嶽夫人魏華存幼而好道請齋三月忽有太極真人

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  
真人小有仙女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曰聞子密緯真  
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勅我授子神真之  
道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兌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  
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  
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景林授夫  
人黃庭內景經

于吉者瑯琊人也

一云北海人

先名室後改名吉其父祖世

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苦有愈予昔日嘗有曲陽流水  
上得神書百餘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  
錄書時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蓋吉親受於老君今  
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  
每部一十七卷

並上

涓子至平固縣山中扣石忽開中有宮室額曰翰寥之  
館有一石笥發之得秘書十二卷讀之欣然遂著天人

經四十八篇故名其山覆笥山

綱柳  
編

嚴青者會稽人也居貧常于山逢一人與青語臨別贈素書之軸但以潔器盛之署高處并教青服石腦法仙神

傳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珮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真人姓尹氏名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真還神之道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仙降而謂之曰昔漢武帝親

受金母靈飛十二事及五嶽真形圖纔得尸解而不能  
使形骨俱飛爾得一而有昇天之望豈非積功宿分所  
植耶道全曰淺學無聞願示十二事之目天真曰一者  
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一昆洞東蒙之文三  
者丙丁入火九赤斑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真遁靈玉女  
之錄五者六戊太陽招真天光策精之書六者六已石  
精金光藏景錄形之訣七者六庚素招攝役之律八者  
六辛致黃水月華之法九者壬癸六遯隱地八術十者



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虛威儀十一者辰戌丑未地真  
曲素訣辭三五順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  
中央也一者五嶽山符安鎮方嶽檄召萬靈太上真文  
也二者五嶽山蹠神仙倒景俯視山川之蹠寫其曲折  
盤薄在地之勢也三者五嶽山形取其峰巒洞室之所  
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級之數東西南北里  
舍之限也四者五嶽山骨取其體之所像枝幹之所分  
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嶽山水冗貫之

圖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地脉之通而為之圖也主符圖吏兵官屬各數萬人五嶽之所總大山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並列仙曹職宰可謂衆矣武帝雖得其法而不能專其戒窮武玩兵自毀其福故不得與黃帝同功今爾遇之乃知文始之裔大和之族世有其人吾當與汝期於九清之上言訖而去真人以晉懷帝元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雲起於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視之已失真人所在但聞香氣襲人

鮑靚於晉惠帝永康年中于嵩山劉君石室清齋思道  
忽有刻石三皇天文出于石壁靚以絹四百尺告玄而  
受後授葛洪

並上



廣博物志卷二十八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博物志卷二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威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廣博物志卷二十九

明董斯張撰

藝苑四

好學

博古

著作

文章

詞賦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  
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其為百世之聖蓋不虛矣

論衡

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呂氏  
春秋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鏤鏘三摧

文公學讀書於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

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國語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公孫弘  
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

十始授孝經論語

家訓

越王晝書不倦晦誦竟旦

越絕書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裳內股

裏夜還折竹寫之

西京雜記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游山澤負挾圖書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編荆為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籜寫之舌黑掌爛人謂謁

掌錄而舌學

洞冥記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碩學

上

馬略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已鄉里謂之潛龍三十謁桓帝曰我賢人也遂拜關内侯

光州刺史略棄官入海惡蟲猛獸悉避路

獨異志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

其父以為專愚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

裴玄字居真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  
如不饑渴

東觀漢記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  
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悟而即返遂洞精

典籍

異苑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  
筆暗則然蒿自照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

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西京雜記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億  
事親盡禮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  
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毋思甘清之水  
曾跪而操鉞則甘泉自湧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  
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  
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  
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  
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上

景君明經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

也

潛夫論

曹褒寢則為鉛筆行則誦詩書

東觀漢記

文黨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

因之長安受經

廬江七賢傳

呂蒙讀書開西館以延傑髦共相訖揚識見日進橋名

西館至今存焉

拾遺記

閻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紙筆所

寫既畢誦讀亦遍

吳志

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

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

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

而對策升第

晉書

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

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  
分定懸天乎上

柳積字德封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聞窓外  
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  
莢語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視之皆漢古錢  
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  
獨異志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學士

南史

殷禮字往嗣好學手不釋卷嘗從曲阿往反不知隄瀆  
廣狹及行旅喧鬧時人語曰奇才強記殷往嗣

劉瓛篤志好學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  
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並上

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  
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  
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  
二十卷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

庶士冀以自達者哉

顏氏家訓之邁學遣人

又南史云元帝忌劉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  
氈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  
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為孝元所禮

上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紙數不登則不止

南史

丘仲孚少好學讀書嘗以中宵鍾鳴為限



虞通之少好學居貧室陋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此高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並上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

北史

李琰之嘗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

異聞心之願也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此乃天性非

為力強

北史

常景不事產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慙懃求訪不問價貴賤必以得為期上

蔡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充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固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觀書於市安能

看人眉睫乎

後魏書

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

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內外呼為聖小兒焉

北史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

上

北齊御史李廣勤學博物夜夢見一人出於其身中謂

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別君去因恍惚數日

便疾積年而終

廣古今  
五行記

彭城劉綺早孤家貧燃燭難辦嘗買荻尺寸折之燃明

夜讀

家訓  
以下博古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論衡

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

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垂符

郭璞山  
海經序

王莽篡漢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召荆房  
息來問曰此為何祥房息對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

也能識之莽遣迎費長道長道至莽問何物對曰此物  
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言王家衰劉家  
再興莽曰如何得見道曰須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  
從之果然

搜神記

武帝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  
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東晉晉曰此漢明帝  
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晉書

杜育童儒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

時稱為舞陽杜孔子

文士傳

襄陽人開古塚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  
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江淹以科斗字  
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

南史

王儉自以博學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年少無事唯  
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  
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

南齊書

梁昭博極古今號曰學府

梁史

崔贖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  
藍田山得一玉人長四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即下詔  
問羣臣莫有識者贖答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即  
是漢文以來之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  
廟記云有神以玉為形像長四尺四寸或出或隱出則  
世治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嶽神自見臣敢稱  
慶因再拜百官賀畢天子大悅賜縑二百上以  
下著作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

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  
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  
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  
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  
二人剗心瀝血以代墨焉遽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  
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  
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  
人亦不知所往

拾遺記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遊越

范蠡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四方所出

本傳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

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燻目

為瞽人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律呂以

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

國時其書絕滅矣

拾遺記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  
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  
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  
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  
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  
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孔叢  
子

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記

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史通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稭記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比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

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未盡也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

論衡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費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

所彈安得避諱上

揚雄覃思文閣碎文瓌語肇為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

逵劉瓛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唯士衡理新文敏

文心

雕龍 又趙岐擬連珠  
四十首見三輔決錄注

揚子雲恬淡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  
卒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  
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多行於世至今無有白  
其心跡者

桓譚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

元經

金樓子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

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別傳

趙曄受韓詩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

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按東畚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  
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

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

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衡論

會稽周長生文士之雄也作洞歷十卷上自黃帝下至  
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侶類  
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也上

秦微公卿子為諸生有志操者錄之號童子節

續漢書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僊亦七十二  
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

十二人

漢阮倉作列僊圖劉向校理經籍始作列士列僊列女

傳

隋書

魏嚴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惟以示象

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五經羣書

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志

向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



爾耳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析名

書目

嵇君道言陸平原作子書未成余一門生昔在平原軍中常在左右見平原臨亡歎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畢而終班固為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

書

抱朴子

束皙晚應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西觀撰

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

文士傳

張載作濛汜賦太僕傳玄見賦歎息稱善以車迎載言  
談終日玄深貴重載遂知名起家徵為佐著作郎上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  
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常陳几案

梁書

顧野王字休倫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

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脚御覽

陸廣微吳地記野王又字希馮見南史

虞綽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  
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  
不稱善

蕭吉著金海三十卷見隋書方藝傳常作安土法所言  
本命月德合等蓋今祿命之說

玉海以下文章以

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其象虎有文  
章家在寅龍有文章家在辰文者生於東盛於南是知

真文初出在東北也

太平經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為詩者多矣其述功德者

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  
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  
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  
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  
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  
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  
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  
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

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富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襍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為本  
而以成聲為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  
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摯虞文章  
流別論

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 四言詩前漢楚王

傅韋孟諫楚夷王戊詩 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蘓

武詩 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 七言詩漢武帝栢

梁殿聯句 九言詩魏高貴鄉公所作 賦楚大夫宋

玉所作 歌荊軻作易水歌 離騷屈原所作 詔

起秦時 璽文秦始皇傳國璽 策文漢武帝封三王

策文 表淮南王諫伐閩表 讓表漢東平王蒼上表

讓驃騎將軍 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書漢太

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

錯 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 啟晉吏部郎山濤作選

啟 奏記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漢護

軍班固說東平王牋 謝恩漢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

令漢淮南王有謝羣公令 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



漢 駁漢武中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弩

議 論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

廟議 反騷漢揚雄作 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

彈文 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漢京兆尹王

尊出教告屬縣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

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學

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 箴

漢揚雄九州百官箴 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司馬相如作荊軻讚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序漢沛郡太守作鄧后序 引琴操有箏篴引 志錄

揚雄作 記揚雄作蜀記 碑漢惠帝四皓碑 碣晉

潘尼作潘黃門碣 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誓漢蔡

邕作艱誓 露布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作 檄漢丞

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明文漢泰山太守應劭作

樂府古詩也 對問宋玉對楚王問 傳漢東方朔

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解嘲

揚雄作 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漢武

帝秋風辭 旨後漢崔駰作達旨 勸進魏尚書令荀

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

老文 誠後漢杜篤作女誠 弔文賈誼弔屈原文

告魏阮瑀為文帝作舒告 傳贊漢劉歆作列女傳贊

謁文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祈文後漢傅

毅作高關祈文 祝文董仲舒祝日蝕文 行狀漢丞

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伯行狀 哀策漢樂安相李亢

作和帝哀策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 誄漢武帝

公孫弘誄 悲文蔡邕作悲溫舒文 祭文後漢車騎

郎杜篤作祭延鍾文 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

魏光祿勳繆襲作 七發漢枚乘作 離合詩孔融作

四言離合詩 連珠揚雄作 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

篇 歌詩漢枚皐作麗人歌詩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

統作 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 勢漢濟北相崔瑗

作草書勢

約漢王褒作僮約

任昉文章緣起

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  
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  
見殊門賞忤紛襍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  
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  
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  
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  
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

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  
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驚桂林湘水平子  
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隸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  
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  
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  
體裴顏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  
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  
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

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  
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  
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未盡  
除謝混淆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  
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其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  
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  
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踈慢闡緩膏肓之病

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  
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前借古語用  
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  
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  
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  
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  
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  
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襍以風謠輕脅利吻



不雅不俗濁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  
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  
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南齊書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  
黎庶則有譜籍簿錄考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  
兵則有律命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  
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諍並述理於心  
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致事之先務也故譜者普

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藉者借也  
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  
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錄者  
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  
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  
也筭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淮南萬畢  
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  
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

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起五音以正法律馭民八  
刑克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  
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命謀無方  
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器  
也符者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  
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  
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  
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故有鐵券以堅信誓

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

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由審

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

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

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

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

之尤密謂之為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

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

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屢路淺言有實有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泰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

文心  
雕龍

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益取諸此也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襍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

括囊襍體功在詮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准的乎典賦雅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策則楷法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覆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修本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相會參節文譬襍五色之錦各以

本采為地矣

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兒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

古來文才異世爭驅而慮動難周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



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  
入煒燁春濤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  
談歡則字與笑並論蹙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  
滯披瞽而駭聾矣

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  
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

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  
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

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

並上

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目承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彊相附會夫把酌道德憲

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

金樓子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上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

崔琦字子瑋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不軌琦

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復作白  
鵠賦以為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  
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  
軍累世台輔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  
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  
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  
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  
琦曰將軍令我要子今見君賢者可亟自逃吾亦於此

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殺之

後漢書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上

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

家難之

三輔決錄

桓帝時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人不為作因語梁國葛龔先作記文可用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

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李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

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

商芸小說

朱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寫之

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

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

婦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禍正平至衡即以離

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異苑

韋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懃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

弱孔璋寔自麤疏

典畧

沈友字子正弱冠善屬文辭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

過絕於人

吳錄

仙人許君居世之時嘗因修觀工用既畢欲刻石記之因得古碑文字形缺不可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勒新記自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聞空中語曰許君許君速

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測之釁愕然異之問其事杳  
不復答乃炷香虔祝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曰所刻  
碑舊文雖已磨滅而當時為文之人見詣水官相訟奪  
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宜速求之  
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云再顯  
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川萬靈得三官  
舉明可以證道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

傳於人間

錄異記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達之見其深智

文士傳

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

重之

語林

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為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機文喻海韞蓬山而有蕪岳滌如江濯美錦而

增絢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  
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  
含咀藝文履危居正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  
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  
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景陽摘光玉府棣萼相輝洎乎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晉書

顧愷之為父作傳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

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  
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  
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  
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  
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  
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  
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  
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文中子

宋謝朓十歲孝武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

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

沈不害字孝和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

沈生可謂意聖人乎

南史

王咏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咏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咏曰此將不傷

德道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

張融自序云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  
下我之文章體亦何異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  
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  
亦已極其所矣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融自名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以玉比  
德海崇上善

南齊書

高帝輔政江淹為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

酒淹噉鶩炙垂盡進酒數斗文誥亦辦上

江淹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船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卿得割截都盡自爾文章躋

矣南史

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陸雲公字子龍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

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

武帝目裴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子野自占死期  
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  
矣並上

梁玉筠云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埒人人有  
集如吾門者也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  
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

明逐不旋踵公矩纔免殛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  
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  
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  
瑤璫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  
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緝若逢遼東  
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効之鉛墨緘以緹  
紵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陳江總陶貞  
白先生集序

昔梁昭明太子集文選以何水部在世不錄



陳庾時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以此譏之

陳書

溫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

謝含任吐沈

後魏書

梁書劉孝標事同不重錄

祖瑩以文學見重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

用北史

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為給事中隋初以字行為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宦情文意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

北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叅郢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家訓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

杜正藏字為善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

杜家新書

隋書

下詞賦

以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  
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  
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賈矣夏

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興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

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  
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  
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  
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  
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

轅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康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  
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  
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  
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  
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  
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  
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  
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  
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  
無正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  
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  
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  
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

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  
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  
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  
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  
音襍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  
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  
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  
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



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縉紳之士每  
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  
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  
俊與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  
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  
未值至若詩人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  
天人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

以睨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  
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鍾嶸詩  
評序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  
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  
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一  
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  
必責其一人也

齊陸厥與沈  
約書問聲韻

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

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  
褊心惡啁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  
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  
則鉏鋤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  
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  
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  
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  
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黥默而篇閤善酌字者三

五單複磊落如珠矣

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鄠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

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微人乏學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對苦心正對所以為劣也

郢人為賦託以靈均舉世而誦之後知其非皆緘口而

捐之此為未知文也

劉晝  
新論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栢梁餘製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消散不復與外事相關

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後  
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  
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  
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  
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  
雜記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  
賦遂作大人賦以獻之賜錦四疋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  
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韓安國為梁孝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各罰酒三升  
並上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  
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  
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新論

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

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

文蓋蔑如也

文心  
雕龍

魏陳思王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竒高詞彩華茂情兼  
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  
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  
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  
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  
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鍾嶸  
詩評



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  
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

酉陽

稂稊

諸葛恪常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避索筆作麥賦恪亦請

筆作磨賦咸稱善

諸葛恪別傳

素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為大夫出身不為孝子則  
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為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雲

之賦

文士傳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

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傲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

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以為此

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

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李

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

自難得正

君苗即前  
書佳君苗

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

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

當多

陸士龍集

詩苑類格謂迴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迴文  
所興則道原為始又傅咸有迴文反覆詩溫嶠有迴文  
詩皆在竇妻前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慎勿犯

我當出汝詩示人

沈約野史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

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

鍾嶸詩評

褚陶字季雅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

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

晉書

嵇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

姜平子天水人仕於苻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詩內丁  
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答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

獻也堅悅擢上第

丹鉛錄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帝以

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臣弟若但如下

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

語林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祿有景陽之體  
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嶸謂若人興多  
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  
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  
拔灌木白玉之映塵砂未足貶其高潔也

鍾嶸  
詩評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  
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修北  
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叅軍惠恭時往共安陵  
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  
以為謝法曹造遺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  
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詩齊道猷上人詩齊釋寶月詩惠休淫靡  
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

忌賂之文故立休鮑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  
東陽紫廓所造寶月嘗憇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  
子齋手本出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並上

謝惠連改詩既罷無知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

杜註

湯休謂吳邁云吾詩可為汝詩父謝光祿云不然湯可

為庶兄

詩品

沈麟士製黑蝶賦以寄意

南史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詩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

之於地則詩成矣

詩源指訣

高典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

後遇赦得免

南史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

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

作也訥慙而退

並上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卧靡不諷詠  
猶以為未足獨構一室四壁寫沈詩案頭席上寫小卷



及冊子甚夥不復襍一他書大書額曰沈郎書室

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

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

南史

齊武陵王曄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陳太祖曰康樂放蕩

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

也

南齊書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才  
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能使

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

奇之

鍾嶸詩評

江祐嘗詣謝朓朓言有一詩已呼取既而便停祐問其

故曰定復不急

南齊書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沈琛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

進時

劉孝綽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

三即第三弟孝儀六即第六弟孝威

梁書

劉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嘗為詩曰塞外羣鳥返雲中

侶雁歸高祖見大怒即奪侍郎又為詩二首其一曰鳴

鑣響夾轂飛蓋倚林廬其二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

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

黃門孝綽曰此即既為風所開復為風所落也

劉顯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  
居宅壁後顯博聞彊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  
問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  
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到溉孫蓋早聰慧位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  
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  
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絹二十足後溉每和御

詩上輒手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述之不爾

飛去

並上

有何贈著者常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任云卿

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為苟號

金樓子

梁武於武德殿每詩限三刻成謝微二刻便就文甚美

梁元帝書記皆出洪亭丁覲之筆軍府多未相重故語

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落花詩自梁蕭子範始

金城內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簡文為晉安王鎮襄陽日引劉孝威等於此齋綜覈詩集凡十人資給豐厚時號高齋學士

陳使傅綽聘齊以薛道衡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

北史

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坐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

白赫易夕擲斥折喙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鈎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兔

北史

祖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辭藻適逸與裴讓之並有令譽

為當世所推省中語曰多才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

讓之

北齊書

高祖宴侍臣於清徽堂遂令黃門郎崔光讀暮春羣臣  
應詔詩至彭城王勰詩高祖為改一字勰曰臣露此拙  
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雕  
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  
陛下刊以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後魏書

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



魏叔楊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盧思道獨有八

篇人稱八美盧郎

北史

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盧

詩何太眷眷思道曰自許編蒲疾何如織錦遲

談藪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

嘲弄虛相稱贊必擊牛醢酒延之其妻明鑒人也泣而

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與何況行路至死

不覺

顏氏  
家訓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  
侶寫賣不絕俊之過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  
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  
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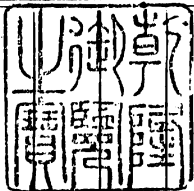
家訓

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  
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  
頃篴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  
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

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之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

有由矣

文中子



廣博物志卷二十九